

春秋左氏傳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杜氏公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  
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

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  
敗績于茅戎冬十月公無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  
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  
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

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  
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  
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  
于徐吾氏爲齊難故作丘  
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  
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

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  
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  
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

以逞

盟不新  
棋大  
國不  
秦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  
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  
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

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鞞革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  
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  
盟于袤婁八月壬午宋公  
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  
陽之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



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

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  
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  
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  
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  
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  
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

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  
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  
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  
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

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  
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  
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  
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鞞  
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  
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

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繫纓女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  
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

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  
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  
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

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  
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  
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

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  
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  
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  
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  
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



齊師于葦六月壬申師至  
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  
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  
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  
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  
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  
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

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  
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癸酉師陳于鞏邴夏  
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  
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

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

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  
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  
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  
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  
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  
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  
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  
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  
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  
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

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  
止丑父寢於鞿中蛇出於  
其下以肱擊手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  
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  
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



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

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

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

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

宛莜爲右載齊侯以免韓  
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  
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  
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  
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  
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  
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  
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

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  
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  
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  
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  
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

自丘輿擊手馬陘齊侯使賓  
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  
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

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  
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  
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  
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

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  
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  
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  
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  
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  
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  
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



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  
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  
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  
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  
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  
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  
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

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  
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  
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  
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

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  
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  
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  
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  
一命之服八月宋文公卒  
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  
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  
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  
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  
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

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  
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  
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  
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  
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

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  
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  
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  
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  
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  
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  
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  
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  
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

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  
曰其信知縈之父成公之  
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  
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

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  
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  
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  
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  
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

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  
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  
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  
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  
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

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  
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  
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  
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  
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  
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  
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  
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  
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  
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

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  
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  
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  
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  
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



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  
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纁  
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  
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  
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

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  
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  
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  
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  
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  
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

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  
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  
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  
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  
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

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  
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  
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  
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  
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  
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

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幣執斷  
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爲  
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楚  
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  
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

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  
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  
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  
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

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  
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  
位臣之攸旣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  
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  
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

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  
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  
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  
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  
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朝  
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  
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  
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  
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鞏鞏伯實來未

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

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玁狁伯宴而私賄之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small>其</small>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
------------	------------	------------	-------------	----------------------------	------------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  
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  
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  
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

圍棘大雩晉卻克衛孫良  
夫伐唐咎如冬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  
許宋公齋封曹伯外驪卒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  
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  
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  
東鄙覆諸郟敗諸丘輿皇  
成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  
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

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  
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  
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  
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  
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



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

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  
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  
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

之靈壘繫臣得歸骨於晉寡  
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  
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  
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  
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  
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

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  
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  
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  
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

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卻  
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討  
赤狄之餘焉唐咎如潰上  
矢屾也冬十一月晉侯使  
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

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  
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  
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  
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  
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  
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  
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  
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

括鞞鞞朔韓穿荀騅趙旃皆  
爲卿賞鞞鞞之功也齊侯朝  
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  
此行也君爲御人之笑辱  
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  
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



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  
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  
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  
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  
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旣謀  
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罃口善視之如實出  
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  
誣君子遂適齊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  
聘三月壬申鄭伯豎卒杞

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  
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  
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  
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  
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

故也夏公如晉晉侯見公  
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  
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  
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  
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  
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  
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

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  
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  
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  
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  
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  
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

伯與許男訟焉皇戍攝鄭  
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  
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  
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  
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  
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

于趙莊姬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  
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  
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  
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  
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  
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  
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  
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

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  
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  
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  
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  
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

亡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  
伯餽諸穀梁山崩晉侯以  
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  
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  
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  
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  
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  
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

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  
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  
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  
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  
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  
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

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  
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  
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  
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  
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  
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

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  
之難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  
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鄆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  
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

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  
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  
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  
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  
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  
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  
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

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  
也取鄆言易也三月晉伯  
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毋相  
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  
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  
鉞衛人不保說欲龍衣衛曰

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  
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  
備若龍衣之是弃信也雖多  
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  
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

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  
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  
近盭國利君樂不可失也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  
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  
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  
淺其惡易覲易覲則臣愁  
臣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  
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  
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  
以流其惡且臣從教十世

之利也夫山澤林豔國之  
寶也國饒則已驕佚近  
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  
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

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  
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  
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  
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  
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疋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息之師救蔡御諸桑隧趙

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

子將許之知壯子范文子韓

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

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  
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  
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  
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  
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

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  
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  
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  
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

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  
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經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  
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吳伐郟夏五  
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  
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

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

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

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五十一百及堂  
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  
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  
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  
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  
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  
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  
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  
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  
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  
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  
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

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  
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  
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  
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  
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  
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  
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

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  
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  
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  
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

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  
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  
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  
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

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  
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  
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  
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  
出奔晉衛侯如晉晉日反戚  
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  
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  
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  
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

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  
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衛人來媵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

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  
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  
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  
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  
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我無  
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  
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



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  
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  
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  
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  
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  
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  
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  
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  
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

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

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

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

焉聲伯如莒逆也宋華元

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晉趙

莊姬爲趙嬰女之亡故譖之  
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  
彘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  
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

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  
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  
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  
武而反其由焉秋召桓公

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  
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  
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

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  
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  
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  
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  
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

<p>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p>	<p>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p>	<p>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p>	<p>得事君也變將復之季孫</p>	<p>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p>	<p>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p>
-------------------	-------------------	------------------	-------------------	-------------------	-------------------



否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  
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  
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二百三十一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  
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  
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  
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  
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

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  
許城中城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  
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  
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

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  
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  
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  
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  
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

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  
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  
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  
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  
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

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  
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  
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  
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  
入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  
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

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  
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  
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  
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  
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  
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  
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  
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  
先職不背奔也樂操土風

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

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

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

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

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

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

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  
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  
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  
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  
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

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  
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  
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  
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  
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  
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  
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  
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

成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  
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  
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

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  
月齊封宋公之讎封曹伯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  
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衛  
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  
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



子如立公子縀夏四月鄭  
人殺縀立髡頑子如奔許  
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  
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  
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

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  
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  
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  
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  
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酉于秦秦伯使  
醫酉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  
二豎子曰彼良醫酉也懼傷

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  
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膏  
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  
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  
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  
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  
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  
諸廁遂以爲殉鄭伯討立

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  
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  
不可況不令乎秋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  
芟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  
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

不書諱之也

春秋卷第十二